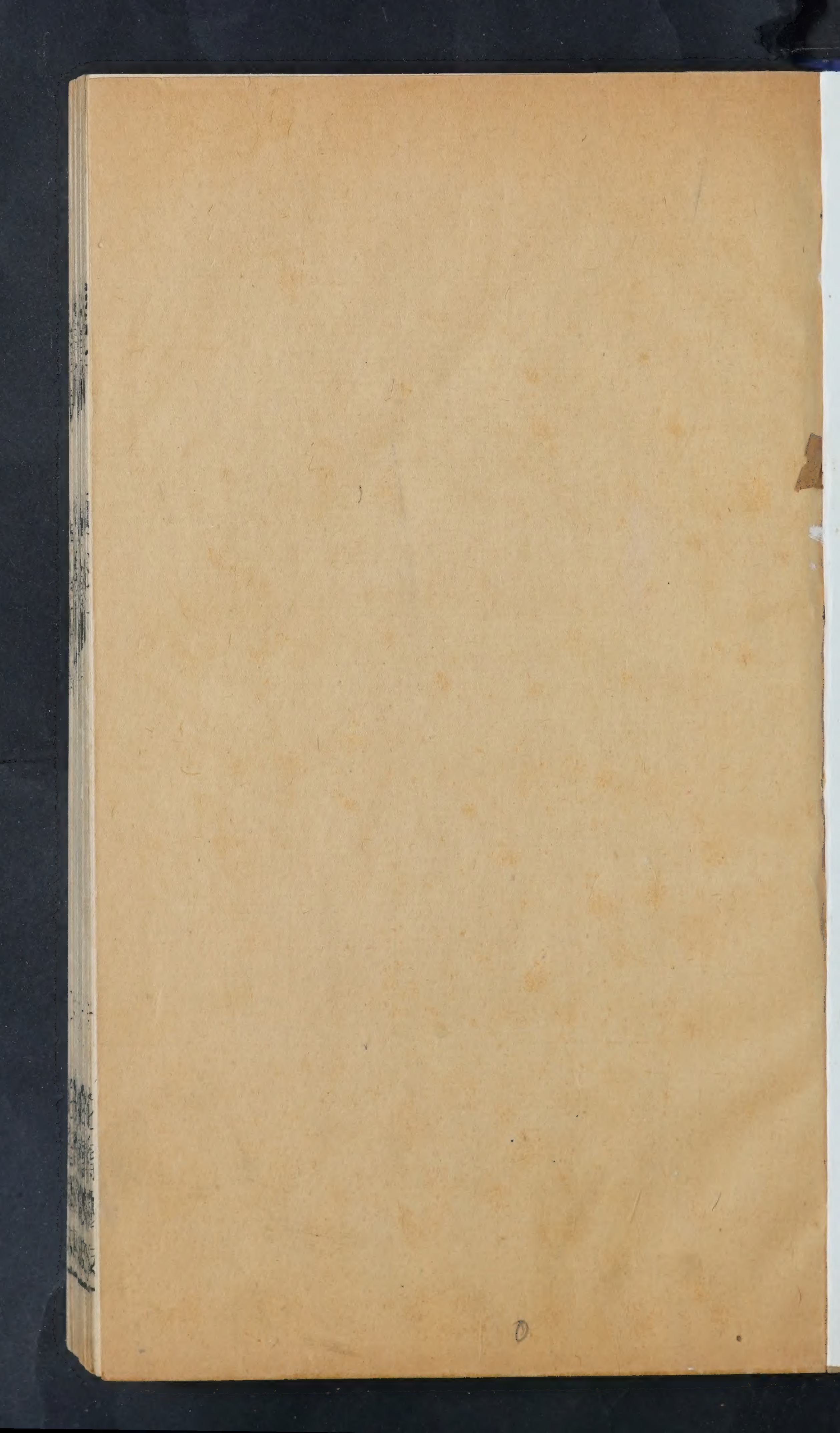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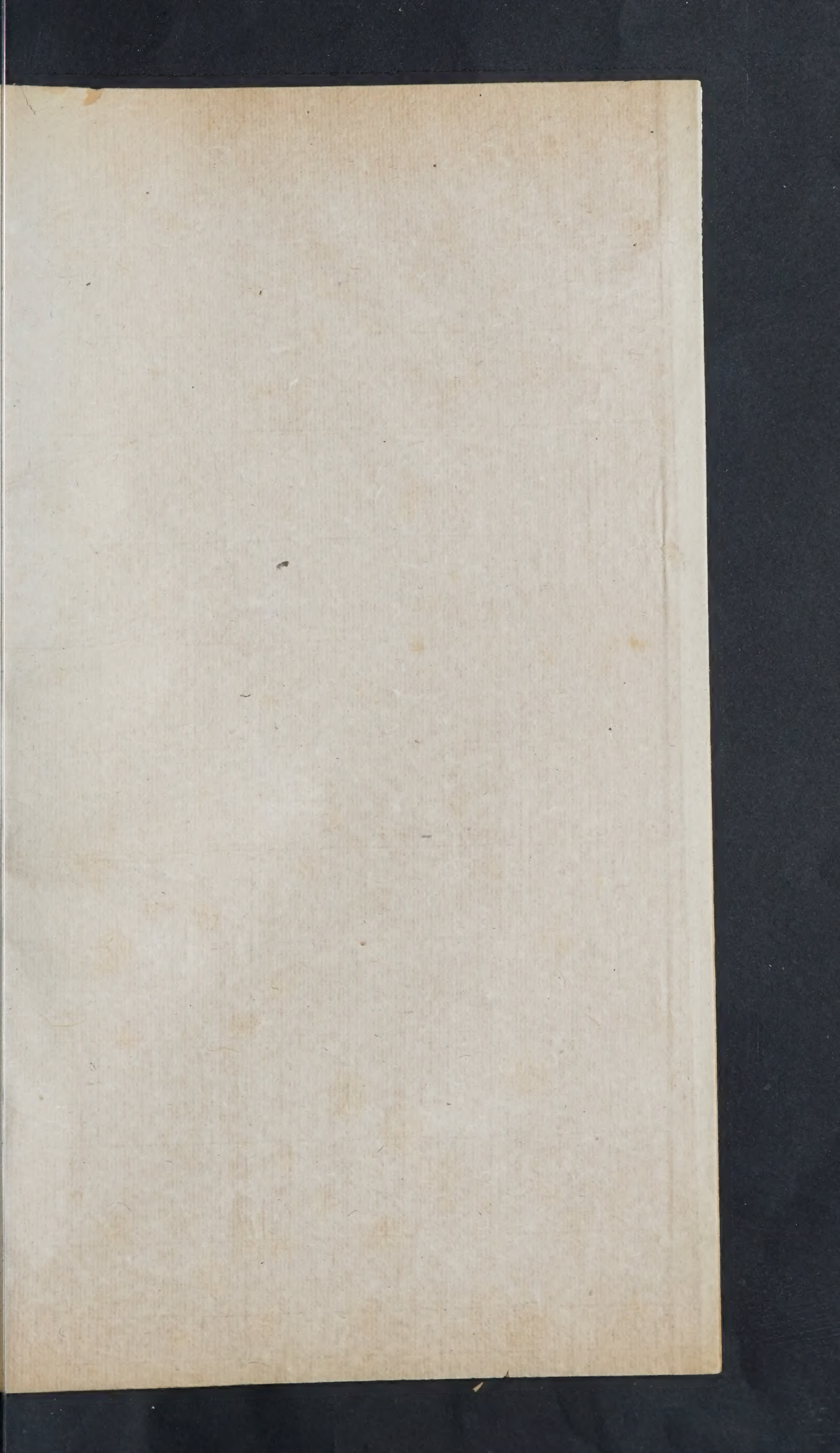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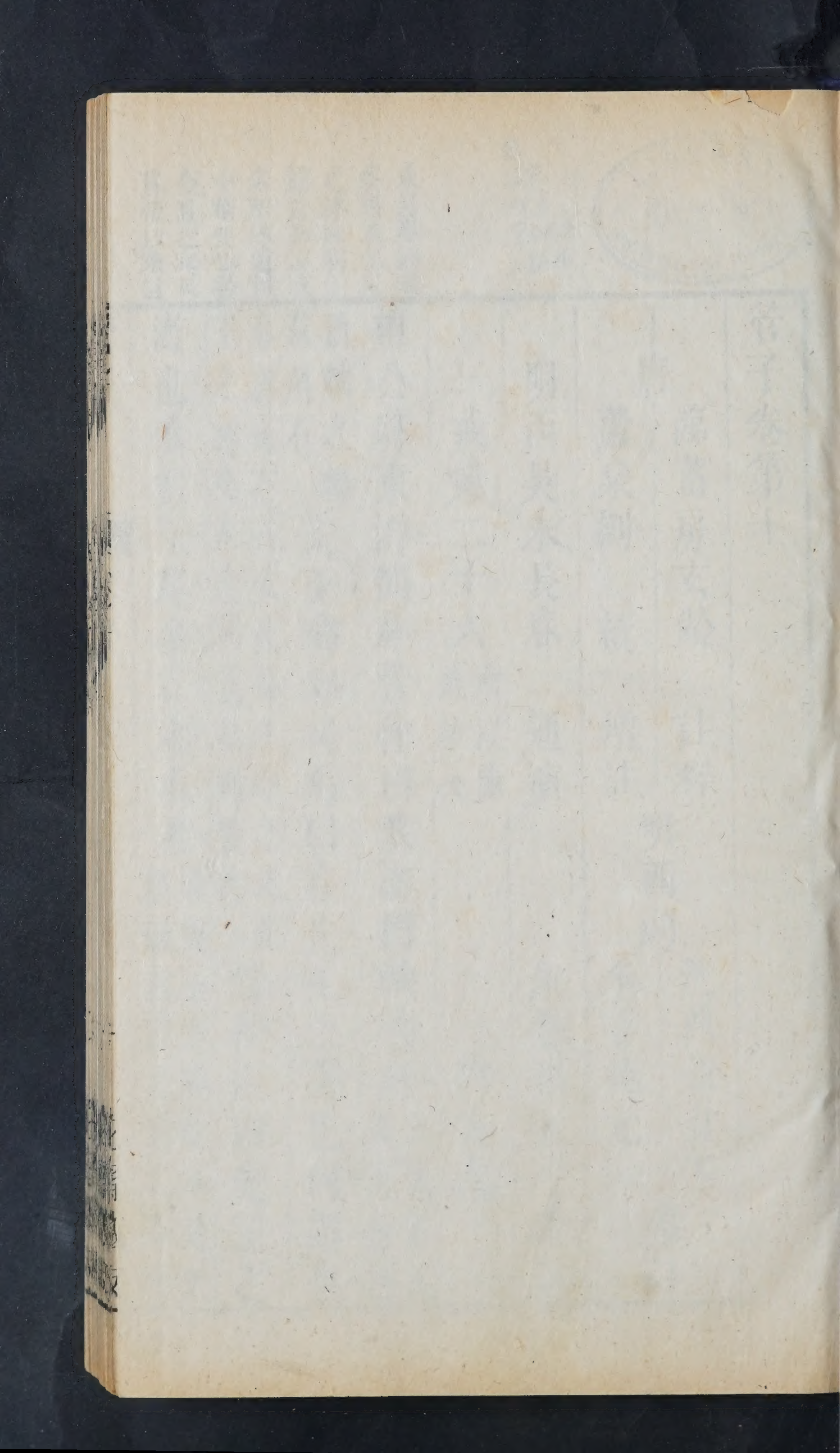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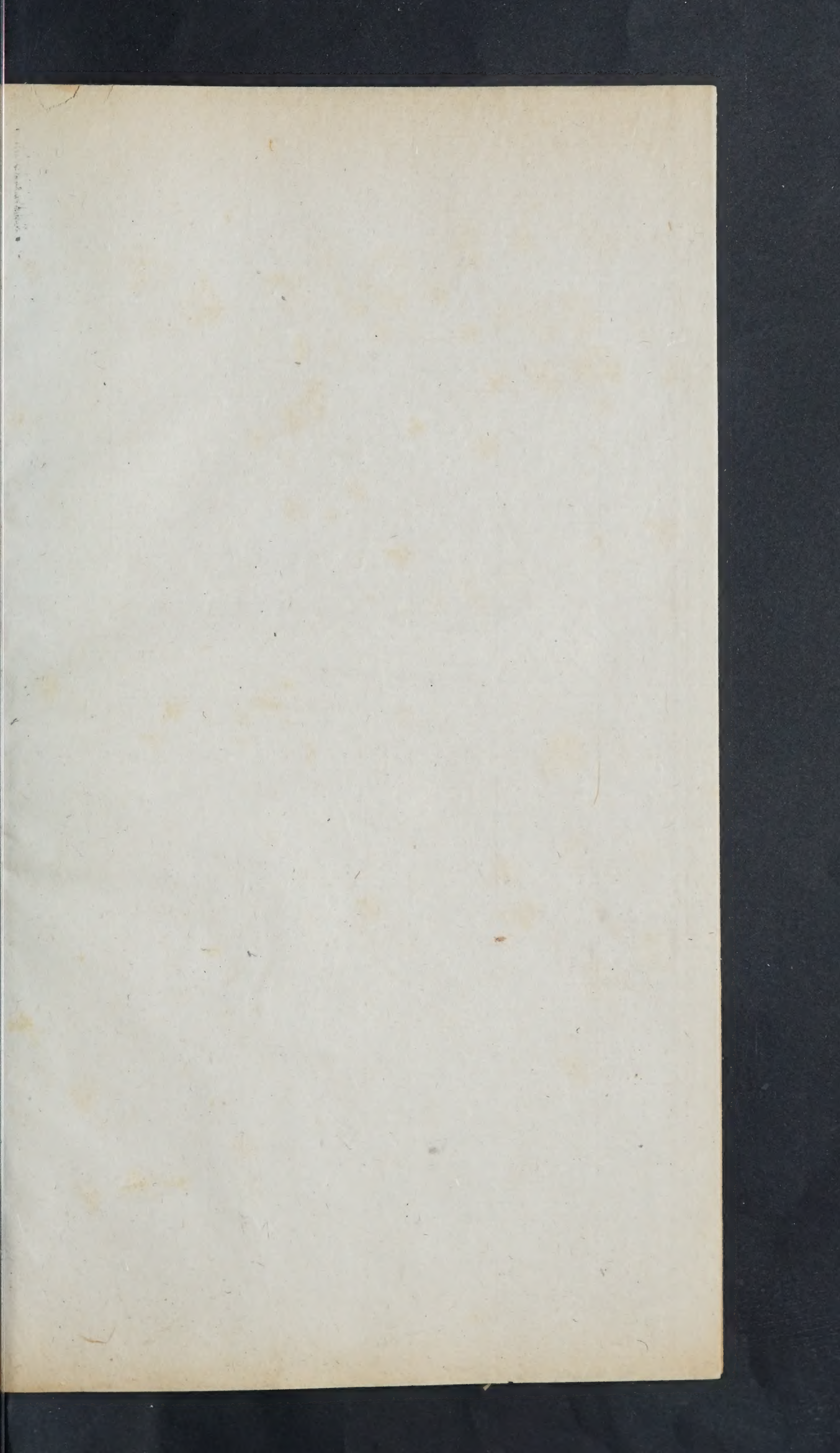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戒多講道保定之務故別于霸言而以戒名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

#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廬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必有所濟。言我之遊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春遊而布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遊。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春通〕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流遺文可人
經言



飛極評觸洞
渭乎流澌淒

為本。秋穫為利。今田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
家謗。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本務當原原察之。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
食其民者謂之亾。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亾。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亾之行於身。桓
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語新而細
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
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無根而固
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
而富。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張榜評公亦固情一句收上三句法佳

楊愼評此三句與無疆三句亦相經緯合味之有榮華精實存焉

玉笥云仙有脉裂非獨功失寶法雖獲也故至人固之又固仲豈有道秘而姑以分桓其餘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敎。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榮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在重。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期願實寡。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巳身也。惟口起羞。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敎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耶

楊慎評生從無方句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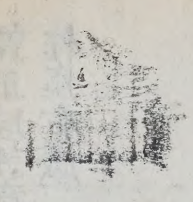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總上

何良俊評換作上下尊賤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也之德。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內義外。昉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若以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

学便新目

沈冉新評不動者無爲之宗



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寘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爲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至言）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

郭正域評竟作座右箴

楊愼評交成者天下之慶忠信者交成之慶天下有賀得信友者不讀管我乎

曾彥評弋廩以後掇拾似漫

多。而覩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卽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所以扞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孔孟之精語

孔穎達患勞飢死而上近施雖忠言何禆

井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容）而遠有德（疏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梅士享評桓公多內管子至此因對及之

張嵲評欲得君之教最難

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

岳正評三宥所全實多

葉水心評從數選得來

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日不識。二日過悞。三日悖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春通樵蘇曰草封。煮海曰澤鹽。自兩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與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非伐山戎出冬葱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葱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朱養和評：輕點掠風，整整復斜斜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未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

趙用賢評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梅士享評無物不有而後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令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語姚勃解不盡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

成爲天地無人不容而後成爲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以其人之賢而槩用之鮑叔薦管仲管仲不薦鮑叔古人至公無私

楊愼評此與忘私致身等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春潼〉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淸無魚至察無徒故爲人生非以能用知也能知不用其知也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語何如常若別義人心志一而繫一者無一不忘朋之爲人始眞不忘者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强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巳乎矍巳。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張榜評又知數子偏處洞見隔垣

楊慎評謂朋常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江黃近楚已亟後君必歸二國于楚使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何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巳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大江黃之國

楚知服已而不伐若不歸楚爲齊私國楚必伐之不救固不可若救則遠與師旅而致亂矣楊士亨評歸汀黃於楚管子身後之遠是桓春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夏楚人滅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周則管仲病

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旣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績按。臣。管仲自謂也。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旣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且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春通左傳曰還我艾猳。猳。牡豕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幾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郞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亾日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非郭有狗嘊嘊且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

時黃已先亡惟江在耳

劉總評果推心置腹

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朱長春評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歛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轘曲縈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湫能沒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梅士享評：明智能而人主必出以獨斷

困殖（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

趙用賢評君相互相成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春通〕私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插君相爲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當之太淺。此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朱長春評參患談兵處佳言欵珠屑玉膾炙後人著蔡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楊慎評題曰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

参患文暢言兵討耳狃于强弱二患者心迷不可以計二患在亦有不能計心不狃而國無患乃可以計也計在神明要心之三畫而數之一起乃可用也交中其數不出于計一句妙房解好器成大見語妙入神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李泌許殫積盡功兵不可輕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與之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勝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守因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敝矣。荊棘處生。日費千金。攻堅則軔。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自

何俊良評計必先定談兵之祖

梅士亨評管子論兵散見於諸篇不徒七法幼官兵法小匡已也漢鼂錯上書言兵事術得霸言參患數

敗攻自毀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敎之士戰所謂

語其書便覺警惺二時號爲智囊然則管子之經緯大矣

朱長春評漢初六經未表誼錯皆管氏紹祖之臣子餘食之宗人

白徒鳥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春通器。即兵也。變爲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

柯潛評動搖
揚縹青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木。冐頓之鳴鏑。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文德可來。左車之檄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梅士亨評。兵刑[illegible]相離。兵而不刑之則爲市朝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爲原野之誅。夫典師動衆。所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載。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葢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

朱養和評　修前行正是爭先處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知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明耳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春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旣舉衆。而征巳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

曾彥評用間故徧知

黃震評入洞庭竊禹書

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財為間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

四語兵家要訣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御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春通)卧鼓啣枚潛師襲人。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春通)苟聚兵無制野戰不陣或陣而譁。妄行則羣卒困。(春通)不量力而進慮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春通)知難不退逐利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

張榜評所以伐楚先侵秦

趙用賢評從竭讀屬上句

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纔然無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春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瑕矣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劘也則刃游間也。刃游理間故刃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

沈鼎新評攻守二者須有權宜

巢水心評語翻弄多姸

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春通〕攻無君。非以權勝。直幸之侮耳。故禮不伐喪。攻堅不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濟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鳥之比。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兩對。即善攻不知守。善守不知攻。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續按〕待。即上圍意注非。當待字爲句。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也。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張鼐評：理分所以制富强。

朱長春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道德之意，但未成體局氣。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强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銓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戹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言官外則爲越職。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

索理支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閒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水爲標有所告示也旣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以爲法也言相希準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吏嗇夫任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嗇

孔穎達評守戰由于誠則知君臣不可不合

朱養純評人皆先日諸賞先自去罰教律所關不淺

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人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敢為敗也。〔續按〕言教律既成，善

姚樞評嘗事非明法不應

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張榜評兼分國其事道之常

蘊輒評翔翔太清縱意審治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唐元會評蔭德仰生語自饒媚

沈鼎新評道德乃制令事業之紐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敎。〔受任者指君食足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者必有勞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必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

何俊良評言力所以貴愛

何潛評今恐相揆者又相詐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禀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楊慎評一善也知善卽聖身善則善人而已矣善居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國知兩君。專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

形器之間即有私知惠而不知化非雨露霜雷之用也以之效忠盡職則猶可

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績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績按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績按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績按此言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

曾彥評官人當否便生福敗

張榜評本不正則不治須尋其源

之士也。〔續按〕諸生之職尤言治亂所從起也。遴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犇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禀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身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

楊愼評既設法而舍之說盡世主之情



矯僞也上預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也故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

正是古文中淺境

劉績評食意侵勢大可危

楊慎評此言似見桓之後來

梅士亨評妲已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魯驪姬與

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二五偶而禍晉千古亂源一轍

程敏政評據法奉命便能牧民授官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朱養和評天子至庶人惟讓爲道法

李泌評習古于羊

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辟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懸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人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宋養純評官庶人言官言相而歸到君削然笑容出[illegible]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續按)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續按)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定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續按)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續按)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瑞字誤。舂通。王制。謂以歲之

黃震評道能立生治以重

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春通］道由也。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張嵲評道歸諸好惡方實

趙用賢評將與之一何是

是無以生財前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濟將殺之

留賞留罰也

郭正域評不留不宿故恩流而人就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或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楊愼評典謨中語

沈維垣評合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駕六龍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夫相輔。可否相濟。翕萃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蔽。而名爲明君者。君

沈鼎新評：繼信傳善，繆然三王之遺。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川。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而事也。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爲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合道術。不爲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而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脉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

梅士享評。此篇言爲君者。緣道法以爲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擾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爲臣者援私以爲法。於是乎內濡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姦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管子卷第十終

朱長春評吐
口便伯術本

# 管子卷第十一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鼒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人正

色亦是援聖入法將無爲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揭出賞罰正爲發道者定趨



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續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續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體。國方乃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曾彥評給上信下要衡賞罰

朱長春評水波而上二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續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國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屬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

可以印道 楊慎評威德合而民心之歸盡

朱養純評與功罪相當故不讓而相從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續〕〔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一畝之富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刑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

葉水心評侵則禮義不明故危

蘇軾評君亂臣騰適以予敵

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邪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四語妙。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耀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春通〕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朱養和許五者正以防侵去危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阸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孔穎達評 沐日浴月百寶生

沈禹新評 上下相爲用方無倒亂之病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楊愼評沈疑上下而牧民事

程敏政評狡婦前貴二種人最易惑溺

趙用賢評言刑罰數加於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此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

近侍故便辟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沈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大阿倒持視執不執要法之朝何如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也（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朱長春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春通）能易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爲勞（春通）有原有。又讀如十有幾年。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勢既淩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續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於人。君失柄而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

岳正評曰智曰幽君之弱昧極矣

趙定宇評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規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

楊慎評下讀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壅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

上心以爲刑是謂以刑役心

何溍評運圓勢方始能和信以成禮

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續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先也。赶。謂逡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赶。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爲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王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劉勰評戒心動外語名藻

沈鼎新評上注天下注地故能據法而崖振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巳，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巳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巳，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巳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巳者多，故德行立。求巳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歛。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

朱養純評易使易塞正見去利處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姚樞評食道食力各有所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之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惡。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

黃震評正四肢正官五官所以成體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義也。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趙用賢評言庶子爲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足以

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竝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諗。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春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

沈維垣評舉德能而又不類極爲詳覈

朱養和評無別故四亂生

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春通、傷年。如聖書之循資。如此則上無圂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爲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楊忱評失族失援不亡何俟

張榜評此數亂切中膏肓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春通）幾臣權疑主而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通）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春通）竝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狐趙呂郤。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彊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讋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恐讋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家風語殊鮮異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春通〕罪伏即伏罪倒文以固其意日朔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洪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陳詩觀風衆風所以稽風衆也。吏政易飾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亦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爲奇。

張榜評娟娟乎其靚也奕奕乎其舉也津津乎其液也瞳瞳乎其鮮且耀也瑰辭也哉小稱乎

趙用賢評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

楊愼評以佞



##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口出警語

張榜評上住嶄然下起突然却如正接

楊愼評與陰符儀在目同秀發帶氣充舉明動若春流又曰清濁同化似畫聖之俊頎

沈鼎新評同託而美惡異

其非也。(春通)鼔鐘聲聞。但聞外聲。不問宮鼔。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弃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峭〕無善名。則弃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突然起〕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春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安能名遂

楊愼評若認定此語喻聖之外被則理鮮耳所謂雖愛而猶難西施尚不可暴況惡面乎文意甚妙解外則得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績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西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梅士享評不善不歸人更難然惟仁故能彊惠

張榜評有來懼方有往喜

者人之所好故或績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節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沈鼎新評陡然入覩卿雲爛兮糺縵縵兮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感字妙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廣入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既盡字妙絕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

孔穎達評語自矜貴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審去之身雖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撮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前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梅士享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illegible]公遠之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盖御得其道天子狙詐滅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巫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士也

柯潜評唯詐不能久故貴拙誠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其姦情終當彰露也。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春通」務爲矯意。勉務其所爲。非其質矣。外以務爲。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收復本情。未有能

劉勰評畢竟悅軀四臣

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眞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僞而露其眞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生之天爲先。我行之天爲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失一僞。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

郭正域評桓公自貽伊戚

黃震評不謹微杜漸以至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矣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鼎新評又引鮑叔語見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嫋嫋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眞不則贋此小稱三衆管子曰其有意乎爲言也措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稱不可大議

梅士亨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備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愿。自治則無宿怨。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諫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爲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意也。

朱長春評。凡諫此係書中劣品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悔士亭評論有道無道君臣意旨周匝而語詞莊聯文章又是一變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後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惽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孔穎達評：思到無道，足覘憂深也。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爲法式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之又何以聞惡爲 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 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朱養純評補
剔淫暴昏侈之習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汱○語語痛恫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

張嵲評又問臣極周愓

昔彥評育賢去讒是大旨

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故必有竭也。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賔事左右也賔敬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會徧之也〔績按〕別本註盡已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也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執使說以進於君專遂固寵位無求去也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千古一德之誼

孫月峯評假寵鬻貴盡其情

> 朱養和評說
> 貪媢之臣難
> 施顏面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之人。（由斯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鬬。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沈鼎新評 各奉其身一語刺心酸鼻

生猶奪政。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

於死後乎。重春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

政柄。下以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 捕援貨人。其所捕

保矜貴寵。遷損善士而損棄之 追而援

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

貨之人。 國則同乘而等。至其

出也。又用黨而駢金。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爲君。君若有過。

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

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朱長春評逐節生枝剪段雖珍瑣璅玉屑金豆耳文不論奇正大雅則大小巧則小
張榜評奇語

#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旣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迭出

張嵲評枝歷
酉之遺

趙用賢評一
足有屨一足
無屨以耻辱
可以當死也
今周公之刑
去雖評有斷

道修古而巳。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而賦曰良。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耻之可以當死刑。續按踦音奇物體不具也。春通一踦腓。一踦屨承象刑之化也。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巳。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掊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克滿于獄使不致枉法

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趙用賢曰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愼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

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

**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措堯以前爲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

夜。謂晴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

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土。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也。其告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沈禹新評重侈靡亦權詭之術

朱長春評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敬事業賤故衆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日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日。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也。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强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嗇上隆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爲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事未作之反也

穀斂政許四藏皆以爲穀計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王。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詘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臧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爲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强豪術盜之則國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珠生于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

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

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海士亭評曰盡善教之妙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强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入强智道籠矣。則粟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後而下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與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爲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政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舉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

楊愼評靜門
及人之體有
雲下自知譪
靜威雲霽也慈
父杖過而和
子之怨艾生
矣艾深而思
父若流水之
蕩蕩豈有不
歸者哉此人
所自生者而
往也教之入
人心若然非
曰眞有譪靜
又曰人所眞
生而往是教
之始也
楊愼評備身

之傷
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譪之靜
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閏將降其
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譪躁之人。亦皆
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
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
動人意以然蕩蕩若流水。致者
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而
蕩搖。自然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
使人思之人
所生往
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譪靜流
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意動而然流則
思生
而往。
教之始也身必備之
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
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
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
備此二者。然後可也。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
不肖者化焉。
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
雲之起。而聞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
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
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巳難

是一見使賢
足又一日以
身見若秋雲
以賢見又若
神山光武對
子陵曰不可
相助爲理乎
雖不受使而
人已至今見
桐江詞矣
揚愼菴今夫
政一讀敎之
身備是則之
顯而若夫成
形之徵者也
政則少此少
能使人

全。敎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闢于身。此闢不行矣。故貴
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
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淸。人所喜敬
也。人至賢而暠禔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
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
尊衞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不化賢與不肖皆敎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卽皆從敎。則人無所
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春演）則。法也。敎以身備。所則也。非爲
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爲所則少矣。是敎曰。內心之

朱養純評見威不可弛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恥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神斯為使衆而諭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叢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 問貧富之中適

曰甚富不可使 甚富則驕故不可使 甚貧不知恥 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邀竭 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 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邀已 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邀已上二事為下有此比例 政平而無威則不行 此則為政者威以為本也 愛而無親則流 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 句之

朱養純評見親不可僻

朱長春評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巳尊之是爲德威惟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

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爲怨兆而巳。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秋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慶以制。而下長爲用。終以危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敬祖禰尊始也祖禰。大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爲罪。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爲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孔穎達評有序有恩殖威之門

君之威權

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隶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爲依。盟以行爲信。兩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爲勢而下券矣。此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政大行。而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辯於地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威。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

楊慎評君以政爲年以政自壽卽以壽民

沈鼎新評應上甚貧富意禮義生于富足故耳

君親自好事。謂好爲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春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道天也。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春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敝。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鼠鬭穴。將勇者勝。蓋說無後以待

曾彥評最得機要

姚樞評不有語淵甚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反轅。孫叔勝。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以成名。華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春通〕凡變則窮。弊之後。振耻起衰。故上得幹蠱之譽。下有作新之鼓。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艮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艮。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趙用賢評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

朱長春評弊計也計國者以家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察

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傳革。梲之稅反 梲柱也。革皮也。梲之傳革則外華而內不華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華而內不華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革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敝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常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

之也

葉水心評足欲贍願正行民所重

趙用賢評卵雞鳧之卵卵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上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績按）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而雕卵然後瀹反以灼之雕橑反力道然後爨之皆富

必雕飾文藻而後淪以食之薪必雕琢而后以炊也

朱長春評畜化爲句用字屬下徒以以下六者予奪使輟之變化也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予虛爵貴其豈兒而無王

者所爲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橑。薪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弃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爲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

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

則化。無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

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被罪以責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

收春秋考課以時而黜陟臣有僭越禮也以禮齊而居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

李淡評跂行畢逮

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以財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褋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褋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慈率。（春通）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廉以摽人。富而清廉則使為人摽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之堅強。反乘以敖上也。以下三種。不可使。不能使。皆士之郄也。堅強而乘。固為亢以矯。令不受祿爵之縻。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劉繐評法制俱非强人

沈維垣評貞性貴順習性貴反

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在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卽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棄之。偷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駔。駔市儈也。大賈曰駔。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修其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駔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眞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

沈鼎新評神文不傷斯成變化以妙合陰陽

何俊良評辱舉開國卽從逆忠廸之微意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司變者不受變內樞其神外循其文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

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楊愼評玩善言開國門憂爭辱求明祀所謂開國閉辱爭爵也爭辱喻辱衆也非衆則辱爵二知人辱故耳明祀知神辱故爭無辱衆

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何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宜。緣其宜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則爲榮。陰汙爲辱。老子曰。辱爲下。陽榮爲生。陰汙爲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奈其爭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爭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爭。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爭爵以禱神。而謝逆衆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

員其中辰其外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舂通〕奈其聳辱以下難解。臆之聳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視薦聳於神聳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視史明神次者。犧牲璧以薦獻。如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必能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以閉辱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于此。如何敖而可。擇天下

朱長春評案門與開國閉辱一正一反此爲不能開

而臣有以自樹者

朱長春評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欲立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爲二懸

之所有（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害我何故安。（春通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姦煬竈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爲大姦。非大德不足以勝。能爲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無救。且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盟于。又執矩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傶則踈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踈則數之。毋

柯潛評慮大臣亦深思

朱長春評固事毋入言彼勢方固我無人挑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出求已隙者也（春通）舉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偪怨。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毋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結。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黚之毋涸黚。謂採其深情常令見之。毋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毋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

朱長春評　蘓秦所言臨淄鬭鷄走狗秩戲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爲風市。

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春通〕君馭臣。唯攬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也。下雨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春通〕不外市。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也至今清淵駢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歷其俗豪奢倡優遊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哉

黃震評重農之餘又擇任以重士

縣〔春通〕一鄉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爲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爲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干虛譽故使爲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自贍則于君民兩利

人。與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爲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爲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爲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爲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至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贍。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

周元會評用人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敎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春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夻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强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作讐內泄。君臣爲讎。損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亾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之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嚚敗而亾乎。嚚。卽奥字也（春通）連

楊忱評高元致悔

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亾。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近。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亾。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卽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弑。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族國之落屏若毀之則國強兵寇遠而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可聚強不可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春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所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由功立。亾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亾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遠兵且至。不畏而偷。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爲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爲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謂與衆爲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爲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也。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

劉績評此之自恃非高亢也故無害

沈鼎新評讓與陽便非謀泄好大

曾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可輕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令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令。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春通)古時民生養未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審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侈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皆富國强兵。内外摺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强。先自利而乘人利。先上竞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𪓿其時。𪓿。贖也。居喪者毀居之息謂增長叛居喪之禮。使人皆𪓿贖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僑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一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程敏政評詳列衆要財無所不用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親無絕時。故曰合親。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春通〕三年長喪至盧草由。啜麋深墨黯其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悛心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爲借。陰財爲用。用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爲瘫之術。則絕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埋。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

朱養純評譪然周恤親睦之風

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乎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刊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相飼如此則通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趣。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姚樞評井田丘甸之法極詳盡

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工人奠祿之制。從下上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

張嵲評受地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飼也。春通祿祭承上謂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摩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上事。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

朱長春評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尊鬼以戰事酬功然而宗廟之侯與朝廷之役官不同等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修無害是以廟中之序川聚以聯宗生明中之日

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春適）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寛之也。從者艾。是首與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爲句。王事者上爲句。王者上事爲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爲上事。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句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標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爲

用殺以等賢務國體各有辨若道各有通則爲主之不可輕也

趙用賢評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

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宏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岳正評鬼斧劈空山崩其角

趙用賢評按汚殺之事人猶言屈巳下人也雖有聖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中食。今不然。故致惟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公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桀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爲人。雖織

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朱長春評國貧而利專富于鄙商賈集上之而苴市其美如此則上困國富而下無居息鄙邑蕭然則市不通而人莫盡如也如此

不爲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爲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秋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爲取意證耳。曰不爲汚殺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爲侈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用之。其事也。

故道。爲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如盡人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

則下困而究上亦困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強兵

脩。本事不得立。脩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爲句。主欲興本之善。借末脩以起之。末貨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遐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遐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郤之修。夫紂在止。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千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

李泌評節下無築無社意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桀無紂。則與紂之。萬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

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春通〕萬諸侯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其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春通〕民鈞無聽。必爲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春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楊慎評以同而久其日之化立而至非神所明

之時也。子宇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具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沇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沇。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沇。得報曰浮。或曰祭用曰沇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神所福祥朝之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

名縷帛也言劒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爲君矣春通民期成形而爲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而爭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日識

沈鼎新評人心推戴至于不識則更臨神矣

朱養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請問非問敵變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諮詢邊情而爲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郄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爲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爲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吞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重候人不私行人斯可以為事

楊愼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而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九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濫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爲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彊埸往來之使。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春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實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寶獲使其小而分之可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不惟大臣逸而小臣亦逸此治道之椽而所由以升者也則君亦干椽升而已

沈維垣評諭成功干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爲實。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大事之宏大臣國之寶也。今非弃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春通）弃其國寶屬下句直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齊。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爲道。能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宮宮爲官。即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爲敵。此君糺合人羣之道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何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謂使其大臣當

楊慎評輕重若鈞前後可爲慈乎無銖無兩何以爲輕故輕者非無寔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衆輙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賓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蹩椽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爲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爲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但以輕則可使耳重則極而不可起輕善能劑之則重以全衡而托國輕以得寔而樂死

蘇軾評吝賞寬罰與帝王信必過別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王之全賞之。善變為惡。亾以使常。○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若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句**亾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亾。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亾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

葉水心評强弱兩可恃

楊愼評外猶遠兩言廣狹之意

張傍評與私則小與公則大

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强而無私害。雖犯於强。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楚貢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强。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强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强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遠之（春通）忠義敬哀。寧大字小。兩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爲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橐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

楊忼評闊無私處綠葉發單滋

程敏政評小惡何如困民

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衆。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爲欲。臧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曰先巳而後人。二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槀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令人怨。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衆。其遺于交之外者更衆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　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虞冉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爲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爲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楊慎評鼎水方汨而人聚之地美即衆之矣若江湖則有不令之來皆利前之也人皆在吾前而復有何患欲防患于吾後則難矣杜事者無事可杜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無威陵。宜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
前易也。水鼎之泪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
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壞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春
通）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觶不處矣爲不可食。而利之況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令。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見（春通）古況字遺利君之於人也。使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黄震評事左則拂民未有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地變患生成不息不可流停云

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通〕連中國之人爲句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巳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與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合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故民趍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巳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朱長春評得天化故而從新得人散利以同民天道變化而有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卑結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乃不可法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天也。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已令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止衆非。故多不能勝之〔春通〕生至信句。往至絞句。生至合下爲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乎之化。徒以至言爲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孚也。不以多勝少主循終也。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墻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柯潞評惟神化故不可以道

朱長春評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

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支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爭人者凝於內者也。主心無爲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廧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朱養純評生之一字便生利生欲生詐生奸

楊慎評三賞而固然若衣食之待矣衣食燕會小行則俗久即禮義賞不徇春秋而別有神用則民喜生而又不敢冀當必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爲兼仁智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土。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則無所爲。不憂其爲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爲賞頒。再爲之。則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頒。三爲之。則以爲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百千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王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

務盡能而與上爲市矣

沈維垣評借財借人二語經國遠謨

行之。無使下人。毋至蒔矛。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爲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曰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邑。而時爲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侈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壥之居。此可覩利之流矣。即可覩人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枳守其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楊忱評描盡商情

朱長春評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此君臣應上言利又歸本箴侈靡

文義指歸盡此。畧借在術。主在利。大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空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

劉緦評能自得師

朱養和評取人必以身并虛心折節不能

於市。此亦爲貲數一而得一耳也〔春通〕貪人必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秋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一而問多賢之二。止得數一耳。曰多賢可云即可言不對曰魚。

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求之也。夘。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云之爲言論敘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春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春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爲役。一曰強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爲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匣一月曰期。津。明潤貎。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楊慎評凡欲售于人者必多自云士豈云哉然其飽霜雪而存清虛不強牧而月孶明也則覩乎其道窮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春通〕旬虛。卽朔虛。天以寅申爲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爲用。則虛名曰而虛之。卽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日曰爲君。月爲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爲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

而養薄則士云矣

姚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苞盡政之大小

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不方之政。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爲處行賢可論矣。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爲偏。靜爲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爲道。齊不一爲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卽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爲道根。動爲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爲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乗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爲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

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

棄水心評智謀而又戒以戚是敬仲本色

可以服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在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戚之故曰雜橐揃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為亾亾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

沈禺斷罰
殺于冬而成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祉。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
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凉方至。分
兵。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
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
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蓮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徧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雜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覩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虆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虛為凶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進有極至而逆相變通。是以天道

何俊良評 聲色臭味俱與時通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衰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任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開爲春育憲隨行爲兵爲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爲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請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

問形有時而變乎 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 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從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 其宜則酸鹹和焉 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 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 夫陰陽

柯潛評：惟聖人能補瀉陰陽

黃震評：數數災敗，內忽靡常如此

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見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常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彊。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連上不必爲句。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作進作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

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爲無權矣安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爲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至變遷甘皆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宮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爲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亢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弭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以陵其奮也少之氣不可遽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陵蓋天地

朱養純評形容氣極微極妙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毁之功。以銷進退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逐形以通其變。此爲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爲爕。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爲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静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黙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静者餘氣之潛然而動爱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灾之餘氣潛然發動爱憐之氣巳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巳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静也不必沮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静。沮動以静然而餘氣爱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毋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爱氣孤虚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咨。而哀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鋮之。卽蓀其元而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歳運以啟王者之調賛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程敏政評 恐懼修省何患洊雷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灾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哀樂之氣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哀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歷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之始。含章為佁美。待之積。發光為有煇。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曾彥評天地大文不可舒

孔穎達評合滿則散虛隨之然終以人制天

列爲四。位爲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交爲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爲用。爾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上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上。離曰耆牝生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爲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爲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爲俗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爲運謀。有爲應變。有爲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數未來之測非運氣歲周之說

沈門新評禮移律廢則農傷衆亂漸且臣富而權歸毋后退衰寧怨言耶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修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藏之問所以極變也。愛氣之數。三王不能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禨。或二所示之道邪。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備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

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野。

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聲亂。則聲服俱變。春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

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朱養和評說。至更祀更號。倍覺含滿可危

春通三晉篡君之侯。婦人爲政。春通七國母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春通。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將其事也。則人君日退亟旣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繇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旣變。後聖旣作。故改其國號。春通。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令變矣。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爲義。古之祭有時而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則星者有時而

楊愼許明視疏趾之類使其物精美于容也有若花落又曰花落于禹彝草移于荆棘與亡任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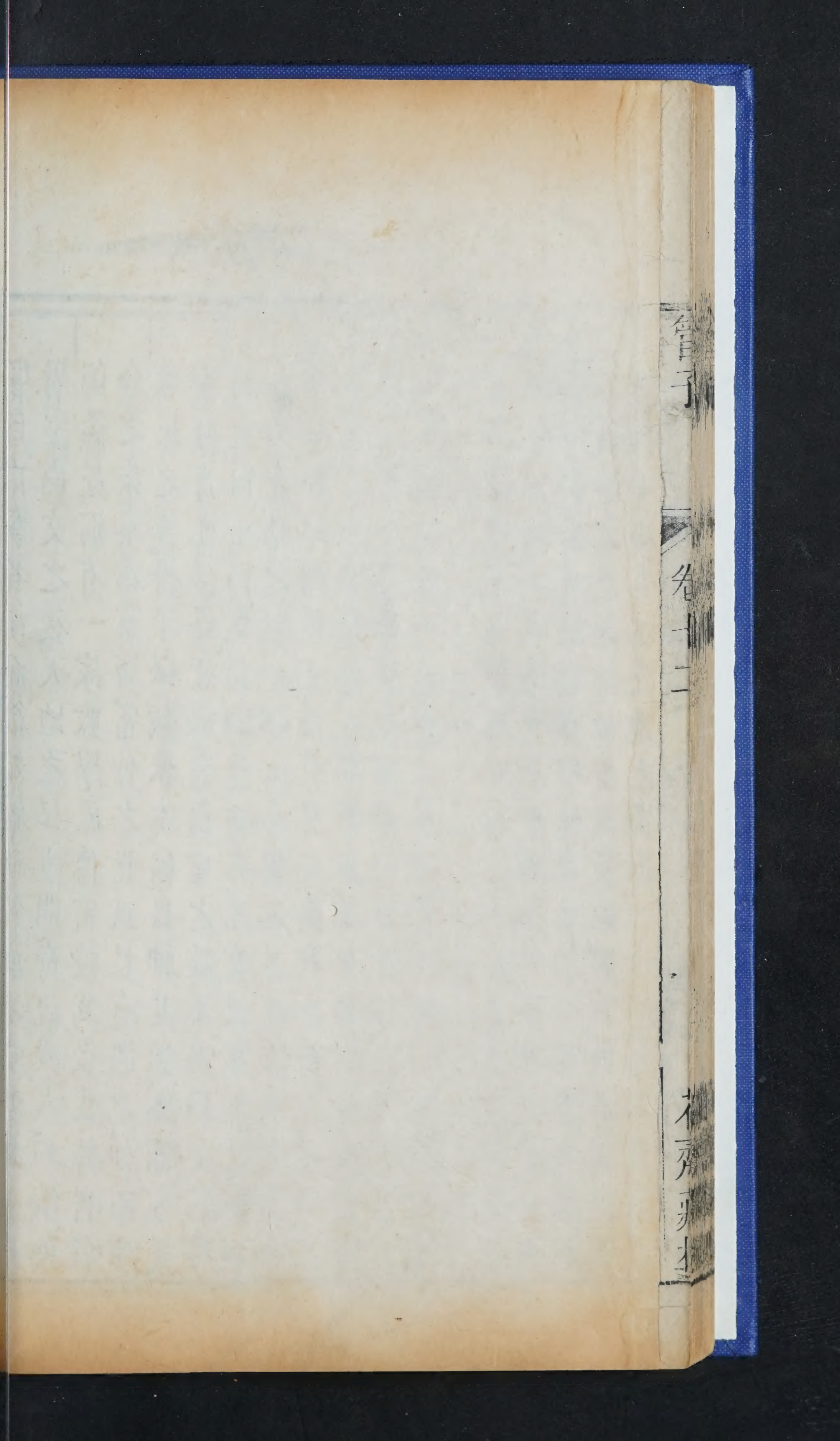
煏。煏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爲求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謂陰陽爲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莅物。莅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愆耶。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爲陰。故臣逼上。婦擅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表世運。夏祭闇日星。殷祭陽日煏。周祭日以朝。及闇日星熺。日朐鼠應。廣子爲鼠。晝伏夜出。應陰陽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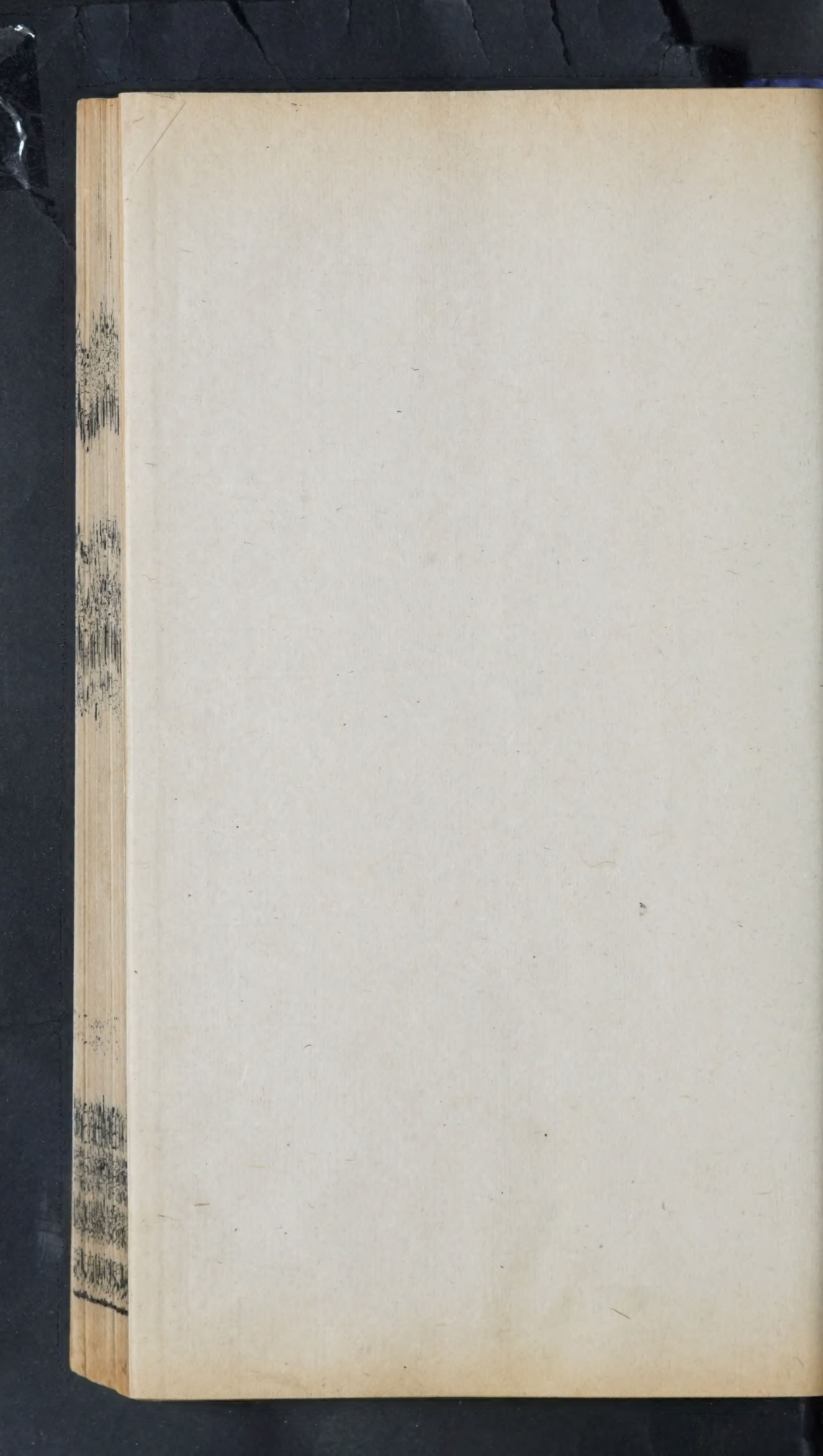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修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歲也一周天爲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爲華而殺爲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墠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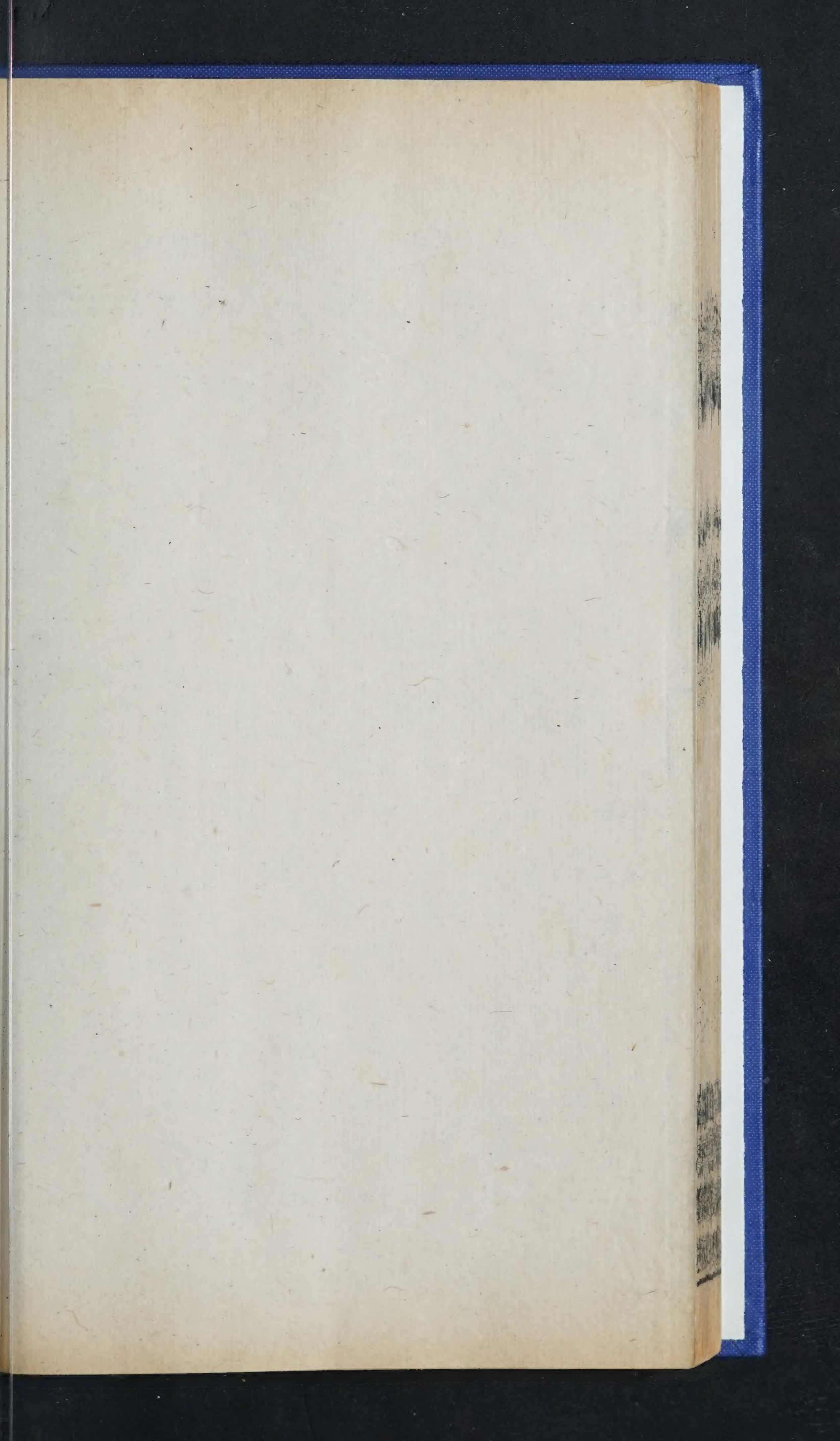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此後世讖數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尤流大儒。又莫詘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閒。游士歷世運而託爲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微於古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古。〻。變人之必離乎。公子之必乎。其又迂而及王命革興之數耶。援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一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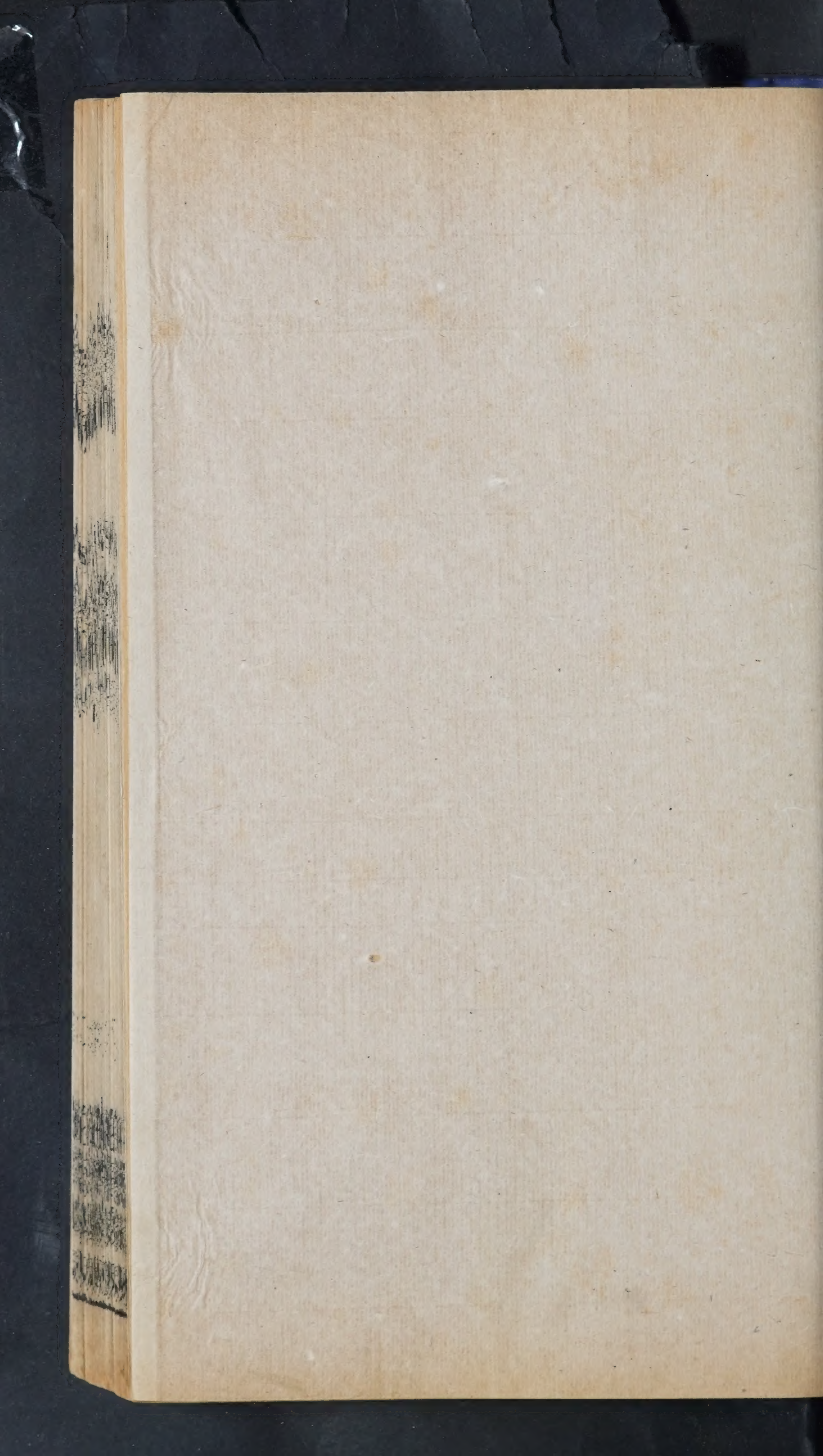
題自古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員[illegible]
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遂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釆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修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日卜，日夢，日史，日巫，日妖，日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之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算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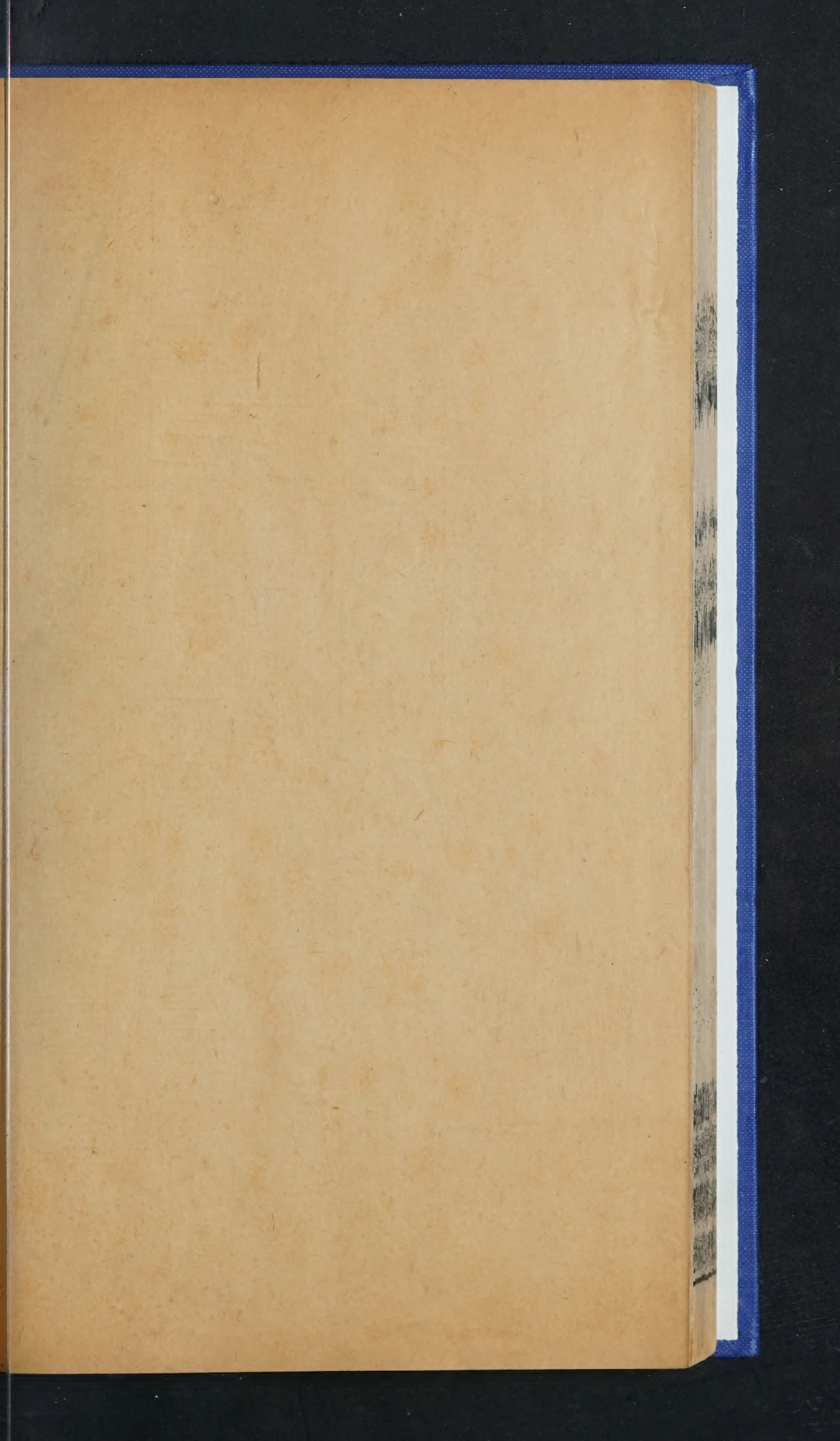
又評，修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曼衍動人，又時奥言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抃倣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兔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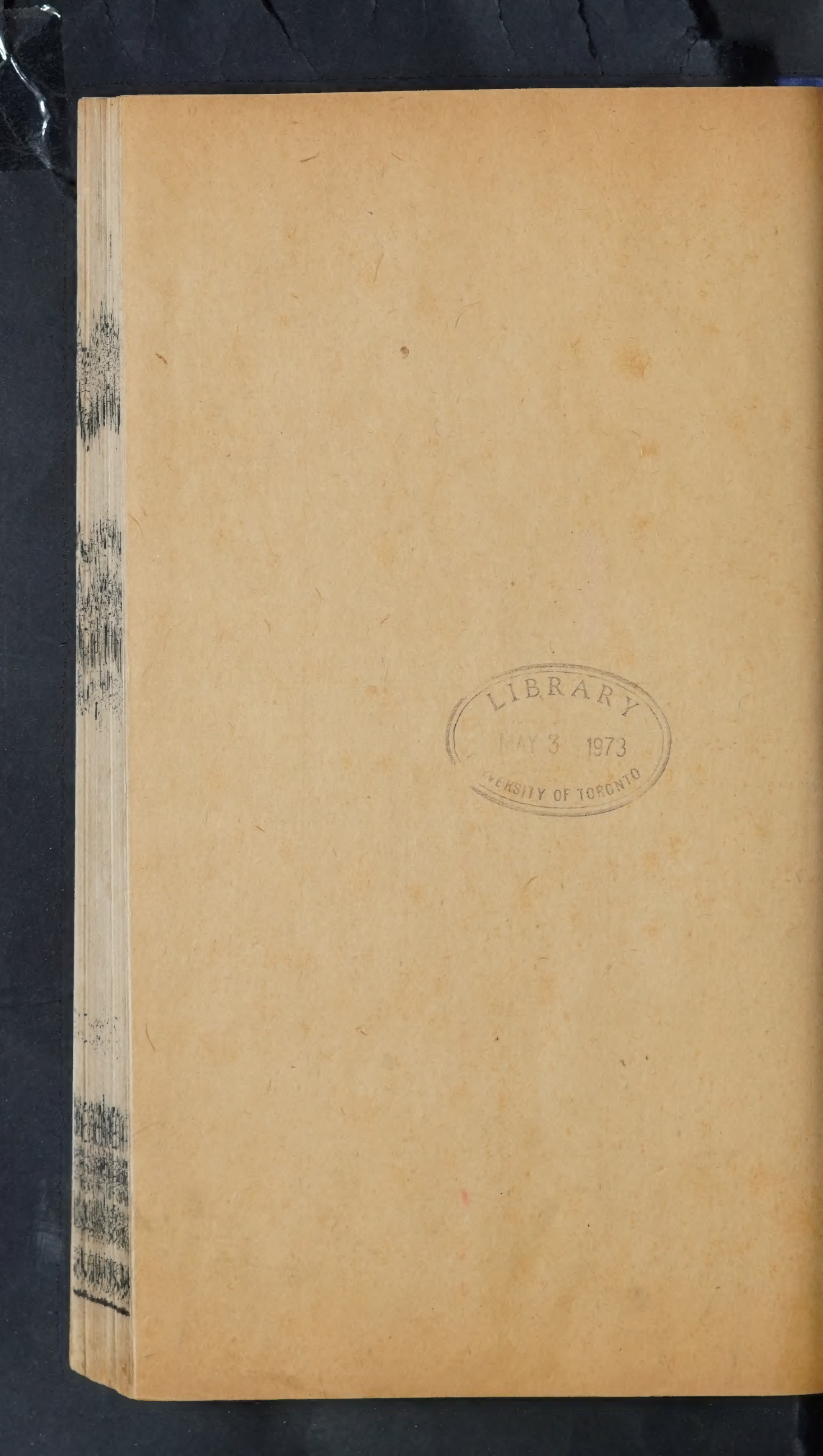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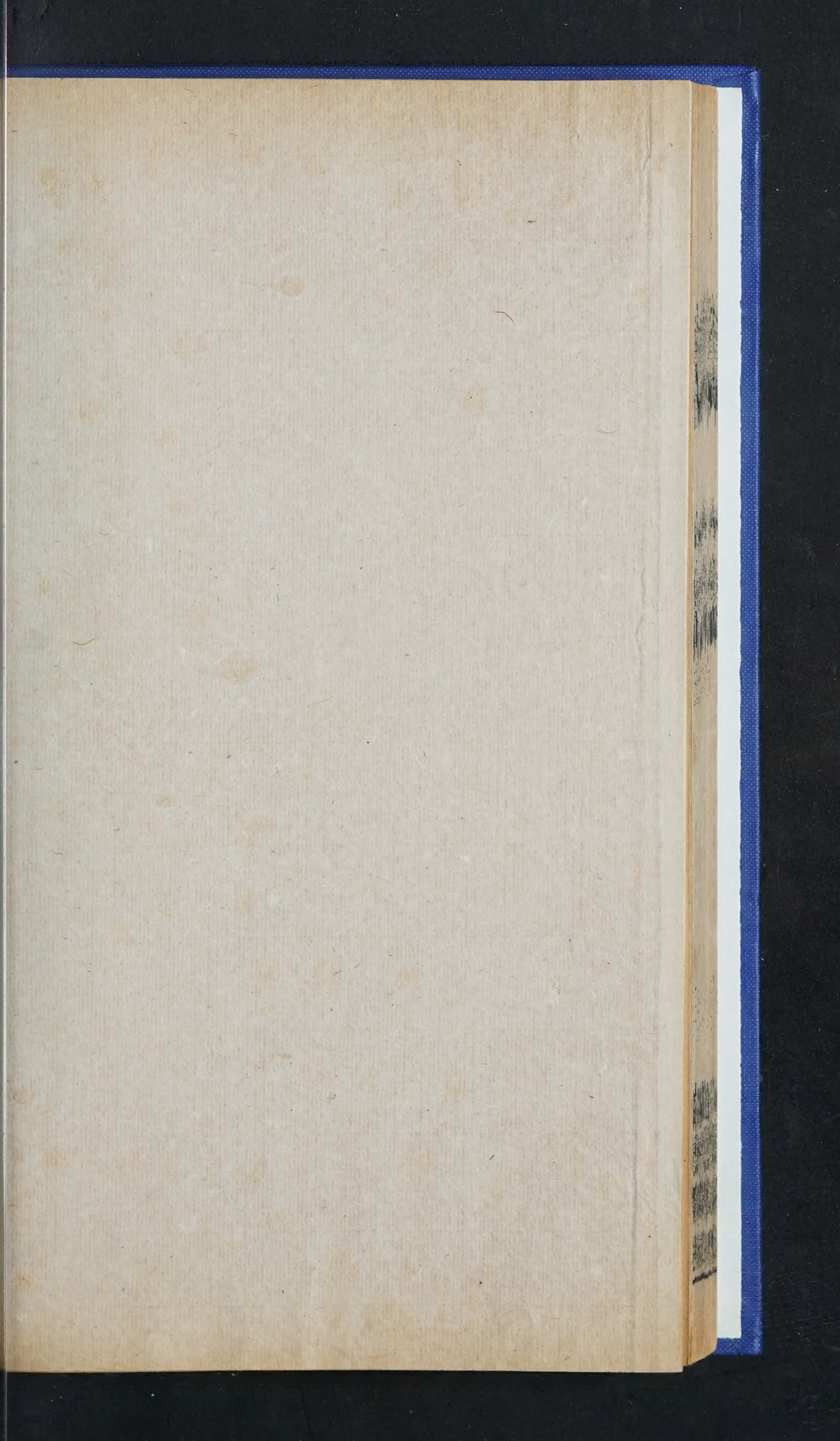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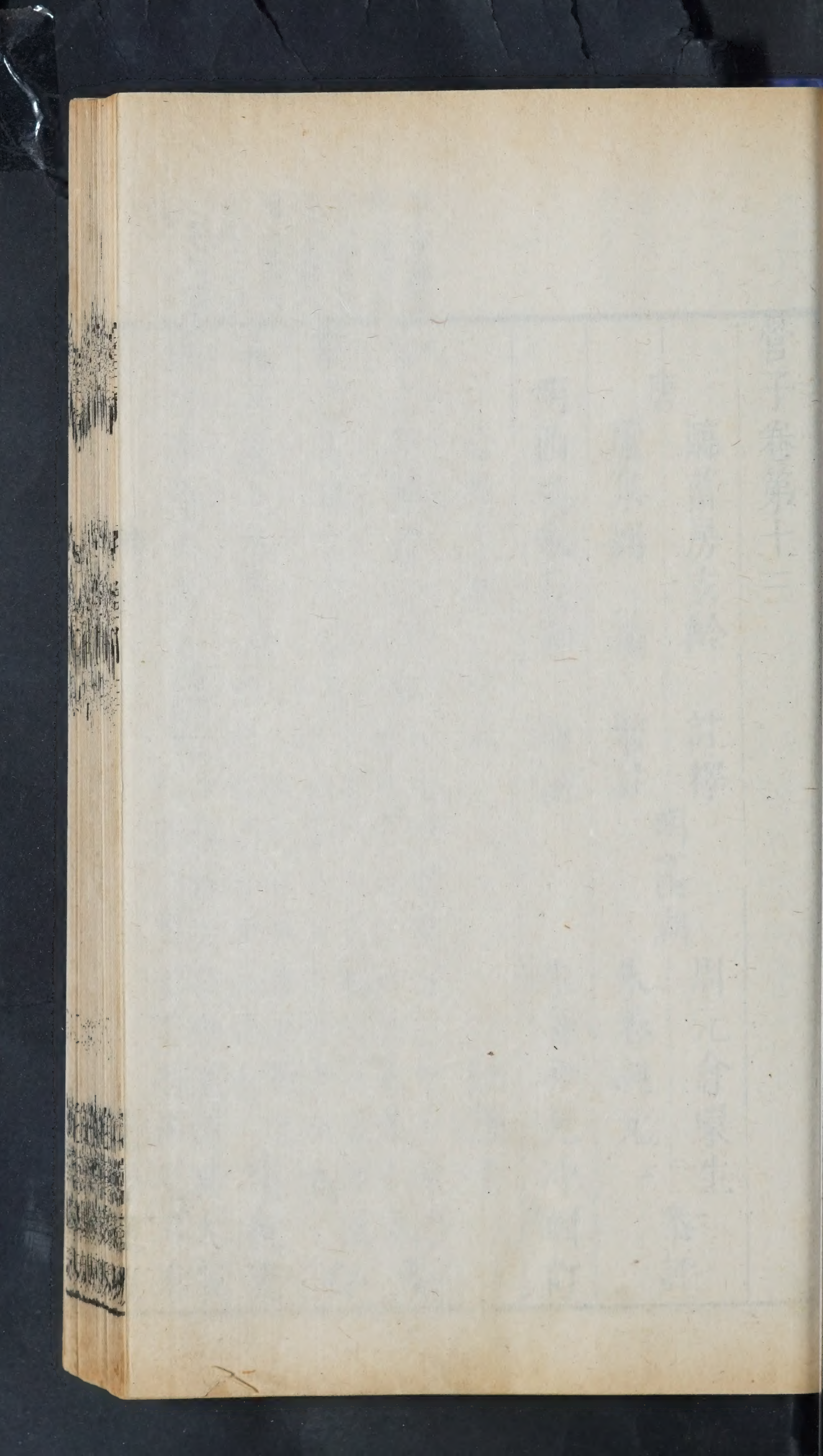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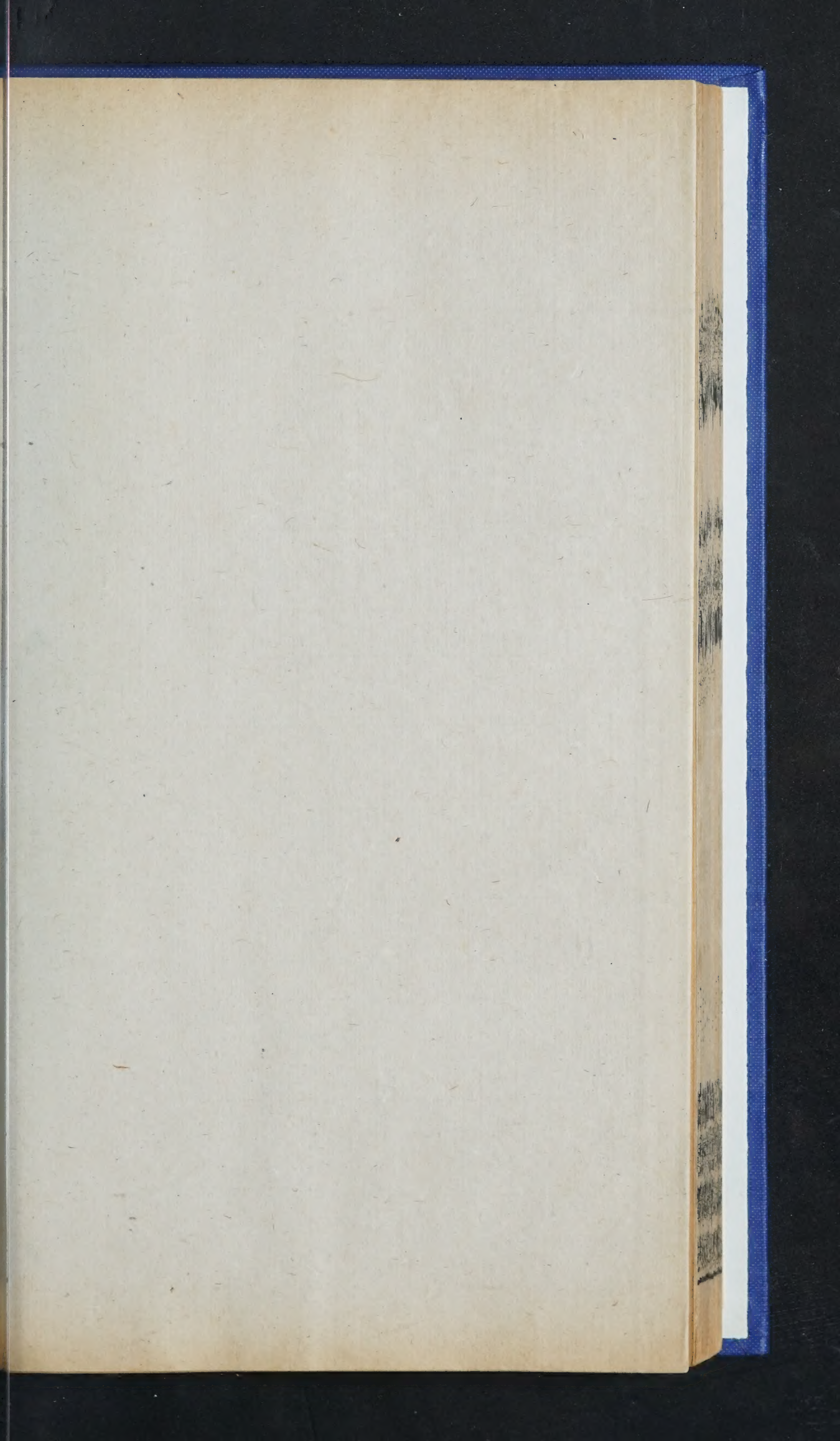












簡士亨評無偶以爲尊昤欲以爲潔責任以爲能因應以爲用以君喻心心道得卽君道得也

# 管子卷第十三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周元會褱生　叅評

鷰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盈。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

沈鼎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造語亦淺深然出致齋而合演其詣何存故

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役我。有心我役道。道而可以我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神完則者。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獘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除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

神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合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瀰。其發也源而不涸。其用也決而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故曰。能者神入之。令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人而神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寻無奪。無奪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

楊慎評直人合道之人以直應物者也此言不設義不預顧不出口不見色斯何言乎解者知之

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春通心欲清耳目欲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事也。從解爲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樸之川。本在云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

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

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春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之蘖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孰其從而失之。是以吾所大患。爲吾有身。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

黃震評言事俱無此是何鏡

朱養純評有好惡因有得喪心

蘇軾評：直遊德園

張榜評：雖解而態其疏宕，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心術解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徵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所解。

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旣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巳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擬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楊慎評與下誠大是入解理味不薄人君可與誠而不可與誠汝曹與誠也敝[illegible]與誠也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慎評形迹有間反有易得道迹無間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貴庭曰神廬之中常修治積精香潔玉女存

趙用賢評言入求知彼必理而自求也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以事解理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油悅知此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其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訢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術也無知則術無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是修已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沈鼎新評離理則無舍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績捘〕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也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人閒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爲事紀道德不出

周元會評因理又出義禮權法來

趙用賢評事至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宜卽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爲之。必以理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楊愼評書中直人之言解曰莫人言至也或是莫字誤其意謂直人言至人也或是以莫人言解直人之言謂無言也不宏即不義不宏不顧皆爲何以不宏言爲何大謬解自明

能無宏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績按〕此節解上文不義不顧也人莫言至也道至于人莫能言乃爲至也不宏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巳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人有所爲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朱長春評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而爲萬物始

之也。人者立於强。必强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虛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二合爲僧

舍已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春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筆有解言之趣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給形役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爲而也

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誇喪而有累無
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
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
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
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爲王爲伯二氏葆
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
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攖人心曰
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
哉。無
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
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
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
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耋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
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册府遺在焉
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詳
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
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宜聖已生。未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盜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爲天下裂。

##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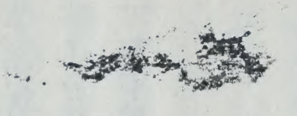
梅士享評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樂理散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沈鼎新評物官易搖毋亂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續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覲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楊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協道也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徬外求[illegible]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



葉水心評明聰善聽歷輔承權

張巢評非一亦不能變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止已。皆不外求也。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自令有精極。唯思之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續按言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古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春通慕。好也。好選

孔穎達評執一者不變之一故不爲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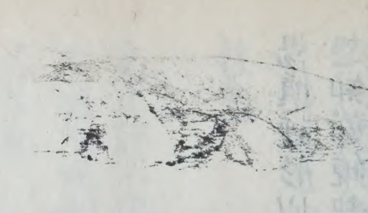
朱養純評安治俱由心則精賢宜一

擇而不濶故事無淆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遝而不亂慕遝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巳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定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

曾彥評至非頗眞

鍾敬評華嚴色相從空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亾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亾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殁世不亾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淸者視乎大



何俊良評：迎人處正不可匿

必視大明然後能鑑大清者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明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合形也。定生慧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燿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姚樞評說到禮樂性便步步有歸着

楊愼評形以[illegible]即[illegible]即境起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illegible]形然後

照思老發光之精也過即搖傷

點正評不竭不涸以德來心治也

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思尋。故思之也。故能知也。

知先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可竭哉。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但能用此道者。則四固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解則無不通物。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槩于前。而旨咯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沈鼎新評靖時政和總以成其建當立故則不得奪

#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句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寶也。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日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利者評不爲一物是以苞物

楊慎評以清淨日觀清明公

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輕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曾彥評即是一其所行

姚樞評清氣含芳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關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隨紊也〔春〕適〕二句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蹇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演〕人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賁揚必及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

李泌評：祥於鬼二語絕新奧

沈鼎新評：佳兵不祥，如此則皆和風甘露矣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于兵乎。內兵志，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人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祜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爲上。聖人之用兵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亾。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張養和評天道解兮六合皆可想此意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姝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姝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入。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程敏政評。無能無事。卽下有中之旨。

揚愼評。人以中爲衷。衷失而雜表。故卽其衷而嘆之。與尚書原維皇之意交切。

若能去言善。而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黜
名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爲善事。反
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也。（眷通）去善言。爲 **能者無名。**
善事。不言而躬行。歹非名。不自矜其能。
**從事無事。** 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暇。若無事然也。（眷通）二語言善能不求名。
善事不累事。 **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 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 **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 **故曰美哉弗弗。** 弗弗。與[illegible]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
功美曰與。故曰美哉弗弗。 **故曰有中有中。** 擧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 **孰**
**能得夫中之衷乎。** （眷通）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反。滿之虧

楊愼評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成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文特有新意非徒重無成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巨者爲滅如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朱長春評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老之橐籥莊之扶搖孟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矣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以靁鼓乎吾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

之或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況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許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本之注非

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韕乎其圓也韕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妙乎有妙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績評常儀常事當有守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一讀屬上句爲是

于或。故以作方作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無爲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氣。不得強而名之曰道。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

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畢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沈維垣評丙不諭一句可悟全文

性之斂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諭者也(演)有可諭有不可諭常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鬼皃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爲生乎生者爲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抑衆後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然而諭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至千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權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解然後明觿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諭不可諭兩過則相覷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羮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無曰與其人往矣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三者存

蘇軾評不可言指是一是二

黃震評遊乎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

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然也

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

何俊良評：高言一何綺

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巳矣。懸乎日月無巳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巳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志刺刺者天下。故不憂也。

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擽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擽求物理。而經營切爲策也。〔春通〕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孰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爲筴。因物以應筴。我無心也。

孰能弃刺刺而爲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德者佚而歸之也。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春演〕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巳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

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一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曰可謀此愼密之至。〔春通〕難言

沈鼎新評何知何謀淵然莫測

楊愼評天視民視意同出四璧可請矣奇文至理

慮術同出所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慮術法以數

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愼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春通〕自知乃知。人稽乃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愼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

楊愼評簒可歌衆人之心何知新不可美揚雄則幾于巧辨

朱養純評惟合天斯問衆

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簒也。臣代於君。必是簒奪而取也。簒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簒也。謂之簒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簒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道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簒名。春通天於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肯入哉以……故曰思索精者明盡衰德

葉水心許世人於名利耽逐及是醒眼

沈鼎新評正是卧寫高着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眷通）明牖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徇也。宿而卧。則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巳也。名滿于天下。則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亾。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亾。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亾及巳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

梅士享評以此考身則身大以此行情則情眞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生源

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春通。如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飄。飄。乎。身。先知吾情。其。文。瀾。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春通。即克己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可行之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身之象也。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悟以行情。乃知養生。莊子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

姚樞評無遷衍乃歸于中邪

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春演何周乎復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爲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爲使而莫得其朕。左古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演〕遷。情動而移也。衍。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爲天下貞。責其往來莫知其

楊忱評守一則期不失人亦天矣

時。若責生之任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爲也。時不可爲也。守可爲以待不可爲之。自合于爲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窮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竇。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奇語）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人乎無身依然是道

爲神而令以神之爲不神也然日聖人不能遺時不
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之又有之人乎。無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
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
如有蓀。蓀與道。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
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
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
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愼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
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爲白心。獨
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
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
苑。

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
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

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
諸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
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奥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爲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爲眞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爲最精于道藏爲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旦暮印觧然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管子卷第十三終

梅士亨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脈等論甚奇以卑爲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爲見道之語

#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囿域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張榜評水備諸美又濟諸生

沈鼎新評形容水之才美

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

覺金文秀華
麾旄翠旌

楊慎評地神堅牢品云地肥工升此水之集於艸木也皆如其質以爲準根有長短故稱度華有多寡故稱數實有大小故稱量皆得水之神也
也

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無不滿無不居六字。統括下文。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夫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郭正域評忽然出玉一段奇突

朱長春評六入玉入龜龍螭慶忌莊子自以爲洸洋謬悠連行絫差殆不至此不至此乃以爲莊子

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慼、義也、慼。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也。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藏之情。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朱養純評上言玉此言人人生于五行而水爲之凝可參精氣爲物之言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春通〕五藏所生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兩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趙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王注俱非

葉水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禀氣麤濁而蹇。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禀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亾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

李泌評更神恠妖幻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仲不明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

朱長春評以水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此脉絡也大奇

楊慎評人水道一段是內經此亦可謂水入也是水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春通水具而生管子託水為正亦具而生由取法於具之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

張嵲評鋪敘諸國硠硠硠硠沆沆浙浙灌注半天下

朱養和評歸根聖人化世玄湛絕倫

稽於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於沆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濇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墆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於雜，故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春通)其解，即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人心既一，故欲不汙。

職。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怪怪。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蘓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揮擢乎叚。又有變陣奇正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

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諷大奇酉散行。考工散一物一器。而轉此變

僞亦有此洸瀁如百谷注海然……

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蘇軾評語有韻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句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聽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惛惛。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日明日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孔穎達評臣正必由明聖求

沈禹新評使能聽信使合天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官于天地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信明矣。九丘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蒞。上田麥。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清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君無為。臣有為。君職常。臣職順。何以知其主之信明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在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

曾彥評渾穆非貴

楊慎評古以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四時皆以星察春爲時首蒼龍七宿見於東方故曰星

上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而不謀。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春遍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春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長嬴。爲發生之節也。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句。其德其事與下一例。其事。號

何俊良評言
春與然喜暖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續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春預修隄阬。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續按〕欲疑燠字誤。月令行夏令煖氣早來意。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

朱養純評五政俱順春時下三時亦然

何偉良評言夏炁蒸然長茂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春通芋作芋。艸生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由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不次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蔵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何俊良評言中央溫和均匀

楊慎評土之所益甚廣故之歲德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上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繞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續按〕此言王無定時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續按〕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續按〕此言土氣之生也。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續按〕此言土之德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續按〕此言土之事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上輔四時使均成

程敏政評：政與夏時同開發

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九墳。塗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徂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二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朱長春評明
于天曰星不
明庭曰辰星
陽辰陰星春
辰秋

何俊良言秋
肅然嚴慘

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
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
金爲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
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淫佚過失也。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過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衆。懃于穡斂之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
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克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衆裝入無解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張榜評俱是收斂之政

所欲也。我信則克曰。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閒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鬭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鬭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通耀德不覯兵。兵不戢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鈌塞拆。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鈌塞拆也。五政曰修牆垣周

何俊良評言
冬蕭然滿容

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爲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靁

姚樞評宛然休息不擾

楊愼評冬時閉固勿發藏以養春氣唯不過乃有節春能發出小過大過雷為之菑也故曰治人食人莫若當

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

沈鼎新評五行與五事徵應原捷非聖王不能正時布憲相民應人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

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日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巳德也。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爲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爲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爲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巳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之月爲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成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爲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禨告。民乃夭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效也。其至刑法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眞。粗之亦不失盡年。

##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者器也。人並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覽可彙爲一家書而後世五行歲時術之亦一業也

柯潛評靜爲動根故制六者人之符天地也

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也。卽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大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饒陰乏。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負陰而抱陽。靜爲體。動爲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

楊慎評修槩者平也上應作土以待乎天爲句堇字屬下言揖內以洞遠也

沈鼎新評在大極之先在六極之下寘玄微奧

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春通〕此道妙之要。苴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修槩水土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土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盧。〔春通〕曋日日次。是日所集纏貨物也。物集神盧。此不易言。神合精氣。爲三而一。合於精氣。神盧。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日曋。言祭神盧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演〕黃庭云。神盧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曰天地水。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樵士亭評　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接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爲天地元聲六律爲萬事根本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黄帝之道之祖也。道無爲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槃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爲神盧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爲緒。外者不知。巳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巳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後通陰氣。

是評六

五上下五

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以迵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日。澤以得萬靈之塡。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續按）一本奢作蒼。下倣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比方。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上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演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授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五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朱養純評五曰五行五聲配合天然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巳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爲元元大也。重心夏爲離。主火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爲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爲常。爲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生陽。相生而後美。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張榘評令主區別以迎春木

楊愼評贖者恐頹於外而還其生非去也卵菱卵言菱之萌芽非指動物也註謬

趙用賢評自甲子起周一

而王者爲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鳧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傳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亾傷緥緥。緥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益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二五爲十日一年之數也註非

張嵲評令土發揚以迎夏火

張嵲評令土靜養以迎中央土

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克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入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沈冏新評：上以成四氣，猶之信以貫四德。

張嵲評：令主歛急以迎秋金。

助養氣也。農事爲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艸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囿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謂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張嗅評令土休藏以迎冬水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爲伍謂立十人之長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諫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諫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爲環五穀次收曰鄰熟鄰相比也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埋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惆瀆盜賊惆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惆防盜賊以効其閉藏之也數剔竹箭言數

朱養和評段段與上出令相反則政失而災至

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之驗之足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窒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過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贕贕謂胎敗消也䴏婦不銷弃䴏古孕字銷弃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殃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集水心評：逆氣不祥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illegible]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寛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蔖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膭腫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爲正耳。○亣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爲國。故先言道。後言政。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上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爲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爲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外。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爲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利則十二月不[illegible]

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

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管子卷第十四

盡不繁簡則不明矣者同毛肥者腴肥婦飾矛直木朽本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宋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聽而宏。五行嚴而精。都閒用奇似勝呂攬宮攬大而詳爲正耳○法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爲國。故先言道。後言政。又詳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土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爲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爲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外。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爲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爲中也。七十一不可信。天地不可分。而曆象

管子卷第十五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春通。戰。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兎。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黃震評澹滅迷中因懼而

沮喪耳

梅士亨評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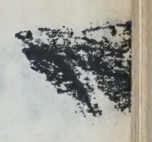
險嶷。進退莫知所從。故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况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亾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春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强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春通、常使我靜而修。



而以天合之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侔造化調燮幾原爲主

楊慎評以逸待勞不得已而應靜與作俱可爲主俱可爲客誰貴慮之得故居則利動則有功貴知靜作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悖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巳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與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彥評矛戟排列毫端

何潛評動九天潛九淵是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若故以為寶毋亾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若通贏縮先止功成名遂身退也故窮寇勿追黷武必敗事若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

朱養純評：不得已而後應，此兵家上着

也。守常修始……言事未成之時，但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亦亦生生因天地之形亦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春通】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餘。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女。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

沈鼎新評兵强而曰柔弱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濆作。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濆。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吝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密也。是陰藪之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李泌評條四門條八卦運局妙于陣圖

善於明。明明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旣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春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儀極。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下兵爲中軍。軍爲大將。將爲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

朱長春評三曾言其極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

物愼評曾即曾三會等而二之也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亟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故也。[眷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爲大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周其得獸爲大明。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眷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道守于順。眷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爲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以爲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以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秉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從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養和評治心貴潛用兵之要法天地矣

法乃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攖人心。攖之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滄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巳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强爲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維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氏布行而纔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癈楚。越之滅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岳正評刑法道德究竟必本于身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

梅士亨評語

民以徑之不可從幸之不能免而身自先之以理自制之以刑是以身而化成天下者也故刑正而名當

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

程敏政評又重釋一翻隨用醒法

蘓軾評五岳四瀆以高深爲威儀

劉勰評此八字可爲官箴

張榜評風韻

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愼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愼。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愼正名僞詐自止。能愼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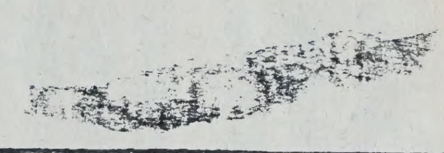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朱長春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敘小言如不成章

沈鼎新評九變用數箇不然總歸在至死不德必非三闔所能致

朱養和評段段脫卸法遒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也一變 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春通）樂土惠君。他邦無所往。而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七變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 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



朱長春評旨荒詞濫戰朱之國又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亟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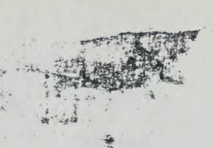
##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姚樞評列失君聖君儘縱橫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良俊評陶治亦有未盡美者必如堯後可



楊慎評當故不改曰法典常而更不常非宜民之法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民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古能

也此句當仍云不祥或脫商耳觀前云置法而不變法云法古之法知不貴在變私智勞意動力矣其云不可恒亦反言之也故下文云明王之所恒

冀本心評囊法始無不祥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倣則當變。故不恒。存亾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亾。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

沈冉新評法守則亂侵離惑自不能動但忠君不能用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爲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遠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爲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河潛評權私最害法

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

周元會評只一法耳君臣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評主之危生于無斷則衆攬與獨操同病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曾彥評六柄奪是以四位失

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斷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

劉績評不能苞四事二不能禁者安浸

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續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耀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

楊愼評五者盡奪柄失位之道矣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姦所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謂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

張嵲評虛匈聽上非德於君守法不能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要君則君從。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續按匈胸膺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朱養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言之骨竦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興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遵令而行。敗非罰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必失令

姚樞評趙州服放光普照

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戾。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恣為生也。故法頗令虧。皆以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位。小民衆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

郭正域評。不自法。斷難以法人。列形擒弊。更甚于焚坑。

朱長春評。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慘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并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而竟莫爲蔀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爲君生民。不爲民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糜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卑哉。孤痔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爲鑑。猶且後世之與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卯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朱長春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起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向耳[illegible]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愛。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績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闕誤。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亾：令求不出謂之滅，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

術解[illegible]評法立則四亡自銷

[illegible]忱評不兩[illegible]二惟法之以

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朱養純評非非罪功則黨之蔽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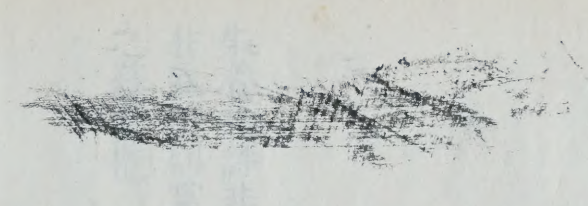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其譽自進爲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

沈鼎新評：私家營逐，故官大能而邦國殄瘁。

王宇泓評：明別者，法之爲也。

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悔士亭評言爲君者必提綱於道與法之間毋擾民



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悔士亭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爲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

以所惡强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民墮而傲從也）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予而立法則要勝人

柯潛評頓跌轉折處處生動

而變也。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日明君。故日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葉水心評陳法須從民欲畏上着精神

黃震評與民同利害故法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何俊良評語

語民情肯綮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朱養純評又回顧貴勝法絕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文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微喬亢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唐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梅士享評富國必本于農事。末作文巧禁則民自趨農。此遏流以歸其源也。民歸農當軫念其苦。毋橫征以困之。民粟多毋坐聽其流。當有術以[illegible]之。此先王

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之本也

朱長春評禁末止奇不與後廢矛盾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蔡舊之書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說得透）（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也

張榜評備論四倍而列三年前帶一于後布置之法甚奇

沈鼎新評有此四主民如何養財國貧之病更倍于未巧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淫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入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丁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奇語）四主即上四倍貸也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績評此又一法

朱長春評霸不務德而勤于兵故粟生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關三歸寧得不重農

朱養純評總歸本農事上而或恤或均皆富以儲強之術

之國亾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得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彥評不利農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宮。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討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以主主富國而黜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冀乎。

楊慎評：寫精氣入微，并生檜風，風斯下矣。

朱長春評：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

# 管子卷第十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已

道悔士亨許此篇論理有精妙處錄其佳著

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巳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有爲不如無爲。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如在巳四言。寫道業節侯。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其是耶。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身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李泌評神固懸方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春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腳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有若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春演〕心爲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窮無極狀神之妙亦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

孔穎達評不復不舍精微抉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處區別

[illegible]陵評心靜[illegible]氣得養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子。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于心。郎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日卒在心。日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朱養純評曰纏繞開落二乘可徵會此旨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來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蘇軾評起語便奧

郭正域評不變不移握定之宗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

程敏政評：止而生，生而止，心融于道，人一天矣。

葉水心評：無爲有君，故不易而神智生。

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春演)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爲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亦神生。心亦心生。孰知生之于死乎、亦之爲主、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人人無天。人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

朱養和評：墻壁瓦礫無非法身

楊慎評：除乃滌除義，即所謂虛其胸也

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想思之。

岳正評以心治官方能解道

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眷通〕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朱長春評使然後治不同有爲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強益生曰評

沈鼎新評精藏氣生故體固而邪惑銷此中消息冣微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非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

姚樞評形充于道深

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春演〕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而如鼓頭餘皮項有縫相入以是定其天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朱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眞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揔雜不一且精于微未如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愼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晬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祟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春遍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寘寘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化不窮

愆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己。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强神以索通矣。强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簡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

曾彥評：精氣之通天地一體，何況于鬼神。

何俊良評：驟忘聲樂忘絃，希然穆然。

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春〕通鬼神通之。萬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春〕適何思何慮，多知為敗。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亟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

善力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禀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泰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凶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沈鼎新評
和法莫若去
五欲二凶

岳正評詩樂禮敬非佴非借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寘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胸。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柯潛評廣虛慮長正以養其神

沈鼎新評太和委和少此一脉便不生故言憂怒悲

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遫竭。令老則益困而遫竭。竭、寒涸也。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用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而勸先之

楊愼評內業數章參同道德無以過之

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爲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敝不新成。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爲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趙用賢評襍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大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岳正評封禪諸山敘列周悉

葉水心評會之三六是霸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沈鼎新評無祥瑞而欲封禪則後心宜變。

說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亨評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若心侈。侈則不可復約也因設爲。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爲嘉穀鴟梟之不可爲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朱長春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仕者入古漫者不足攬

朱養純評仁廣義大所以富國

之謂也可爲禹臣夫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勸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軾評戰勝攻取無如得人奪守

何俊良評重賞有勇夫何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楊慎評以不識自小則識日進以戒予智也

曰三倍不遠千里。荊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

柯潛評觀三闇盖知民不可無死信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亦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曾彥評四者眞子民之道

姚樞評深鏡民情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剳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役頻。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

侯敏政評傳露華百英粉

梅士亨評政隨時易是謂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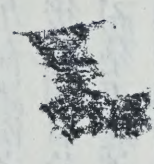
黃震評轉移變換良牧也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患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亨評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諛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敬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證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倖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賓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令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服于世澤之薄而王之難也此善引君于道也



沈冉新評孰知親中自有畏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

朱長春評傅馬棧工于從粟禾工于順芙浩浩乎工于下上此小問之篤言與澹澹古音語曰謂芳芳不古

劉勰評先愛先定語窮源

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木棧馬所立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曲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沈鼎新評：君好善名，方能除苛疾，去虛賁。祝鳧可謂善導。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楊士亨評：昔衛懿公為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于

仲（復適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肝自刳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禾兩喻師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台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擅不未別隰之林

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繞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亾。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目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日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短可踞死而三陛進五公子爭國而覇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沐維垣評仲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張榜評傒在仲後何以云

梅士亨評以管子之才而不難師智于婢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毁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寗戚寗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寗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寗子其欲室乎

李泌評善于料事

楊慎評言脫于口不郵而傳鶃為兒竹為葦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月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止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安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卽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郭偉評突然而起奇甚

朱養純評全在主得以繩

# 管子卷第十七

唐臨菑房玄齡註釋　明西湖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增註　朱養純元一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日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自鑒得失可知也。以上總。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

七臣方成一咸有一德。故一是能成美也。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春逼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樸素。令中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以下六過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所爲。必從而伺之。

楊慎評：訐逢也。屈原懷沙賦作牾，然作迕合義，解於芒主語不合，或當與悟同耳。

郭正域評：振與世同病。

無常而法令申不訐。（春通訐與寤同。過主行一意而莫知其失。是不訐而敗。訐則敗矣。）則國失勢。（訐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巳為隟。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謂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春通司聲不聽。耳口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訐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

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臣主同、則為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刺。（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刺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之。（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

楊慎評又出芒主甚言其過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也

曾彥評吐金景芳敲浮雲

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亾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不君之理。哣。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未固。芒主春通兩芒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爲治。非也。徵猜自聖。上攬權而下壅蔽。此謂形彊精索。中乾外植。故曰緩急俱植。木稿而不爲用也。稿之弊。昏與淫等。故兩日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智聰。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春通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則。故緩急之事俱可直。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

劉勰評主必求其見

春通以巳桎梏之類自罰為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上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兆皆上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朱長春評吳王好劍去桓公遠故管子卓言十七非其眞也

不用賢評是戰國後文字

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

沈禹新評令人思空壞亂亡之故似雲附地變爲翔鳥

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輿。所爲侈靡者。偷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貴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木逐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春通富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

蘇軾評風雨在手

何俊良評六務四禁意家丑

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春通）徵貴徵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謂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凶國路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

岳正評失政則庶物不和

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令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蝱，蝱即蚤。六畜不

楊慎評此語節出自管子亦成濫觴奕者所謂須知他數着不好處政此類也

沈維垣評權勢所以運法術

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

黄震評下隨上好

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愼權。下上有分。下愼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收。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也。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

朱養和評臣有飾偽則語恐係在君上善御

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君臣五見於此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下列六過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伴弃爵祿以自必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衰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馬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在法行事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假許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

柯潛評君至手微孤則諂何足貴

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爲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

朱長春評。兩亂臣政與兩主配。一明諂以固寵。一爲患以賈權。

張榜評。上列六過之臣。而一一是自是。

讎居。既殺不幸。則人皆讎巳。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春通〕讎與居則善士屏。而讒日至。而逆耳無間。姦臣欲奸君權。先以讒附耳。好君之意。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巳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巳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春通〕以非買名。詐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朱長春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爲

六臣所惑明失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首舉七主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為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適而將哉化矣

朱長春評曰黄多此發端後世論昌昉于此

#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巳知人者也。言度巳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巳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求寒。所謂濫漿。以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

李泌評伯文每用此法

楊慎評功之于其所無誅以無誅爲功也此倒句法

此句下解二句文情斷宕

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效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厲。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則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不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誅得其當。故至於無誅。雖有誅亦如無也。不必誅而誅。誅愈有矣。下文又以有刑無刑申二句。更妙。

楊慎評：乾戩而推物勞乃止。天心乃見。以殺爲活。其

全。刑玆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次。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春通）管氏不聞嚴誅必殺。審於法耳。此申韓之家託也。用法者。與倚法者異。管假于用商韓。則倚而徇。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

猶天之道與

楊愼評法之嚴如此

周元會評卽措意翻入

孫穎達評公私所分不能

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愼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爲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

強民恩怨

程敏政評令人寧寡毋失親詐皆虛費

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久植禾雖劬以后稼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况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

沈鴻新評：情竟乃性，人善調其所欲，便安而不危。

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

姚惜評語語發心度人

梅士亨評以無禍爲福無福爲禍有令人循理而無越份之思

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日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

朱養純評：能瞻察則始處不昏

朱長春評：弘暢而太史公

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

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以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

此段言導利約而暢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速行而得利，故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

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議

朱長春評此段言時政曰星爲紀故事可列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其說本小正

葉水心是常意而語鮮警

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息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

梅士享評以耕器當戰器以農事寓武功於王道大有理會

耨以當劍戟用銚振者必推引之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取菹澤艸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軍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大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春通）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萩之熯之易之以去茲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糱為酒相召久禱而求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四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

朱長春評四時須約參差其文法也春為歲首乃其事詳

張嶂評順紀天地自然忠人和

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筍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無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

何俊良評胆曰竜張

李泌評私之一字。釀害無已

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民然後富也。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此段亦上古言料民。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

沈鼎新評民必民信方能可往可繫

朱長春評此段又承言計由此內政之餘術主于務

民众之（慱原則感人深。故众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亾能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亾。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

農足食占田視後世橫征漁利猶為本法去三代不遠

楊士亨評如此湊筭人無遺利如何不富

朱長春評亦是貨殖求本祖而實文樸而實富

之就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利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斂釣者所以多寡也斂釣謂斂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故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

楊士亨評五謀極好兼併之術然非帝王之師

楊愼評五功政言伐情語情而中兵家之恢詭故恒用之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巳，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閑塞也。遺以諂臣文馬

吾正評細閱五諜俱譎術陰陽其間

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衰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春通〕典疑與字悞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鬭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鬭。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命

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朱長春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沓爲議。逐事爲叚。逐叚爲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雜。瑟而不調。其言法術。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餘。本業則地買之畧。似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五謀功則蠡種伯越之成筭也。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衍。不似一人之筆。



